

三王外記
卷

136
211

001881-001-0

136-2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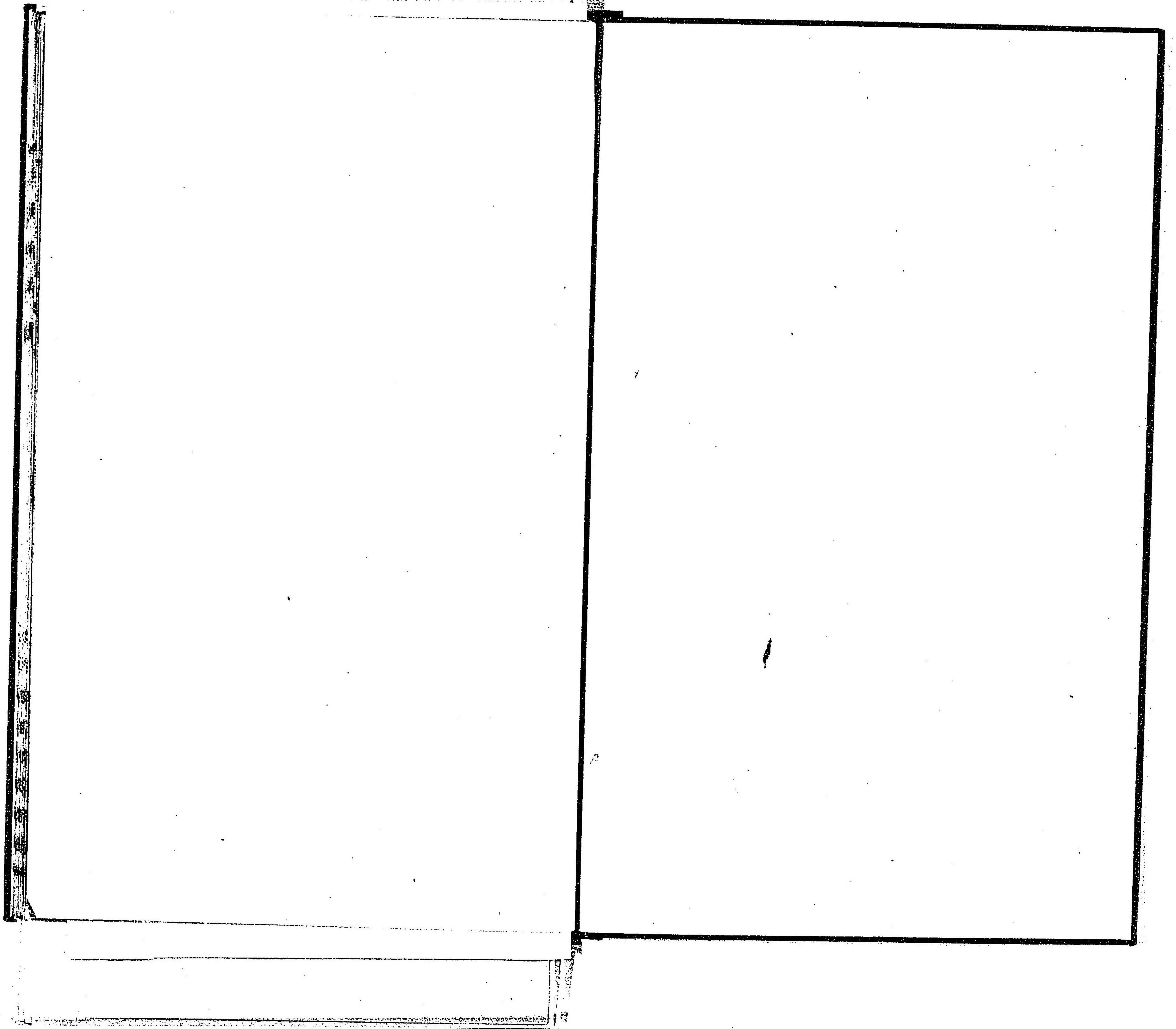
三王外記

東武野史 / 著

M13

ACB-4788







東武野史著

三王外記

我自刊我書屋



莊王嚴有院家
 綱公甲府宰相
 綱重
 底梁侯酒井雅
 樂頭忠清
 列相老中
 參政若年寄
 北條義時
 別明峯寺太政
 大臣藤原道家
 安中侯堀田筑
 前守正俊
 憲王常憲院綱
 吉
 猷王大猷院家
 光
 春日齋藤內藏
 助女
 北小路宮內大
 輔俊孝

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不限古今與中外記撰錄
 集草紙物語不問雅俗兼小大探奇闡秘綴斷
 拾零欲以久保于世永存于家庶幾乎有補於
 昭代文化之萬一焉雖然排字易謬校警闕精
 魯魚亥豕請同人訂之大日本東京橋區西
 紺屋坊第九號地基我自刊我書屋主入謙謹

憲王外記

東武野史訊洋子著

莊王立三十年無子二弟其一為峽公綱重其二為館林公綱吉峽公先薨延寶八年夏莊王有
 疾弗豫丞相底梁侯忠清與列相參政議為王立嗣底梁侯欲請山城天皇支屬有栖幸仁立以
 為嗣昔者鎌倉王實朝遭害無後執政平義時請山城天皇丞相藤道家之子賴經立以為嗣而
 己專政底梁侯蓋傲之也時列相參政莫敢可否者唯獨列相安中侯正俊執不可而欲迎立館
 林公因與底梁侯爭於是他列相參政皆助安中侯而共成其謀焉五月甲午莊王疾病乃詔徵
 館林公立為太弟丙申莊王殂太弟立是為憲王或曰莊王實以四月中殂以無嗣故秘喪大臣
 議立太弟然後發喪云
 憲王之母平安牙婆也初名辰後更名五初猷王時有乳母齋藤春日者辰自平安來為春日房
 婢頗有容色時從其主侍猷王猷王見而悅之因幸之有身乃徙之別宮辰於是自慙卑賤私請
 山城天皇大臣二條氏家臣北小路俊孝之子本莊宗利為假父因冒其姓為本莊氏本莊氏既
 姓私使僧道巫祝更卜之且因祈禱焉有僧尊融卜之曰所生男也不啻君一國卒必登大位本
 莊氏大喜竊冀其言之効焉以正保三年正月丙辰生憲王憲王童稚莊王時封館林公及莊王
 殂入繼大位憲王即位尊母本莊氏為太后其宮號桂昌院尊融尚無恙太后以鏡者尊融所言
 告王且曰是神僧也不可以不報其勞也王以爲然至元祿間為建寺於城北大家里而實之
 號曰護國寺安太后所奉觀音像焉

三二作二

姬一作姓

作一作情

松平越前守光
通松平備中守直
堅松平中務大輔
昌勝
定一作置
松平越前守綱
昌
小栗美作正矩
隱一作隱
覺一作見
伊豫松山
松平大和守直
矩

憲王既立明年春，底梁侯忠清免丞相，禁朝請，忠清憂憤不食而死。安中侯正俊代底梁侯為丞相，徙封古河，原秩四万石，累增秩至十三万石。後頗驕恣，奉職無狀，貞享元年八月壬戌，參政稻葉通秀殺之於朝，在朝士大夫共殺通秀。

王初為館林公，娶于山城天皇大臣藤原氏，藤原名房輔之女也。及王即位，尊藤原夫人為后，無子，有妾小屋氏，名傳，其父王朝賤卒也。與人博而爭賭，所與博小山田彌一，殺之而囚，傳先為館林邸宮婢，公召而幸之，生一男，小名德松，生二歲，公立為王，立德松為太子，更名緝熙，立小屋氏為夫人，又生一女，名鶴子，天和三年五月己巳，太子薨，凡生五歲夭，鶴子後降嫁紀公世子綱教，其族父也。無子，先世子薨，小屋夫人所生，皆不幸早世，而王寵之滋甚，後並后，女寵之盛，自此始也。初王少之時，太后語之曰：昔我事猷王，猷王言曰：余欲治國家，夙夜勞心，焉余無作也，所恨者無學耳。余有子孫，將必令讀書也。君盍思諸，以故王少好學，及登天位，益勤焉。

初越前侯光通，無嫡子，有庶子，名直堅，有故匿之，定不立，以弟松岡侯昌勝之子為儲嗣。見諸莊王，莊王賜名綱昌，直堅望之及憲王即位，直堅出奔東都，越前侯病之，因失心自殺。憲王詔廣綱昌，更立光通之弟為後，賜名吉品，因削其地之半。越後侯光長不能制馭臣下，天和中，大夫小栗正矩陰謀不軌，發覺，詔召越後侯及大夫正矩等於東都，王親聽其獄，決賜正矩死，幽越後侯於南松山侯國，世子綱國於福山侯國，越後國除。光長之從弟姬路侯直矩，坐開越後國亂而不能治，減其秩半，徙邑於豐後州日出。王朝士大夫及越後國人連累獲罪者多，於是諸侯咸畏憲王之威，不塞而慄。仙臺侯綱村嘗語人曰：予昔朝見莊王，必見其面，於今王，則不敢視其面，每朝見，不覺吾面俯也，其見畏憚如此。

斜橋門，筋違橋

神門神田橋，
一作敝，寬一作
宏，駿一作峻

忍陵，東嶽山，泥
公尾，張大納言
義敬，湯嶋孔廟
今昌平阪聖堂
既一作既

一本無外字

風一作爲

都下斜橋門外有佛寺，號知足院，在持釋隆光自憲王在藩時為其所禱，王登極以為隆光有力焉，遂寵之。元祿初，詔遷院於神門外，現地方一里，堂宇寬敞，奢麗罕比，更號護持院，內賜扁額，王數移仗焉。後以隆光為大僧正，令城郭諸門，隆光出入監門吏卒，拜下稽首如參政，以上出入，寶永中，隆光告老，王命行司造院於駿臺里，使隆光老焉，賜號成滿院，初博士林道春，私建書院於忍陵，號弘文館，泥敬公捐數百金助其費，安仲尼及十哲像，春秋祭之。憲王即位，尊崇儒學，元祿四年，建孔廟於城北湯嶋里，遷林氏所奉祀仲尼及十哲像焉。因號弘文館，殿名大成，內賜扁額，以道春孫信為國子祭酒，拜朝散大夫。明年二月上丁，始釋菜，焉王親臨之，置祭田，且命既寬，以為生徒之食，於是士大夫彬彬知向學，實國初以來所未有也。

元祿中，王親說周易於朝，每月數次，諸侯百官群士大夫，苟得謁見者，咸列侍聽之，五歲乃畢。王好儒學，徵布衣文學之士，於是起家奉朝請者二十餘輩，大都林氏門人也。王又令近習之士讀書，燕居必使其說經，若講經義於前，或躬親教授，以為樂，於是搢紳大夫皆競學問，外諸侯皆辟儒士，諸大夫苟有田祿者，皆爭延師而學焉。儒教之盛，實前代所未有也。王自喪太子而後，後宮無復產子，乃萬方求嗣，僧隆光進言曰：人之乏嗣者，皆其前生多殺生之報也。故求嗣之方，莫善於愛生物，弗殺，殿下誠欲求嗣，盡禁殺生，且殿下以丙戌生，戌屬狗，最宜愛狗，王然之。太后亦聽隆光為王言之，王曰：敬諾。乃立殺生之禁，下愛狗之令於都鄙，獵師漁人之外，不得捕鳥獸魚鼈，自鷄鶩外，人家不得籠養百鳥，雖狗在犬，尚不得杖之，而况殺之乎。自

松平伊賀守忠
德錦島紀伊守
元武

牧野備後守成
貞

中賈人以下、凡近侍之士、不得食鳥獸之肉、雖魚蟹、其生則亦不得食之、昆蟲之微、必愛之、雖蛇
虺之害、人及蟲、蟻、蠅、蠅、風之細、亦不得殺之、於是、有犯殺生之禁而死者、有傷狗而死者、有殺狗而
死、為首者、人家有病狗、則鄰伍相告、會集而視之、延醫治之、於是、手都下有業犬醫而富者、有狗
生子、則往告官、而鄰里更守之、有狗臥常路、則行人避之、凡坐殺生與不愛狗、被刑者、歲不止數
人、且刑不止其身、逮亦十數、民之疾苦、不可勝言也、及後、王患都下狗衆而殺傷不止、乃詔有司、
都西三十里中野之地、造狗廬方一里、盡徙都下狗焉、置狗監一人、吏二人、狗奴數十人、令都
下之民給之食、每狗一頭、如一人半日之食、狗凡數千頭、其損米可知也、於是、群狗相鬪、或傷或
死、奴救之、亦有傷者、日夜吠聲聞于數里、
王又愛馬、禁燒馬頸毛、及棄死馬於野、犯者罪死、王好拂林狗、命侍中盤築侯忠德、小城侯元武、
畜諸邸中、二侯競求貴價者、畜畜百餘頭、有一頭直數十金者、置監吏、養之以精米飯及鮮魚、王
時遣使、使狗、二侯則命有司、權鑿戲狗、以授使者、吏卒護送、行人為之辟、
王性忌克、喜怒不常、左右近習多忤旨獲罪、或被斥逐、或幽死、甚者、王親刃殺之、侍中牧野成貞
憂之、以為人主不宜間居、乃勸王召儒講經、召僧講法、召猿樂人在戲、於是、無論林信篤等諸博
士、日侍講筵、都下諸名僧更進見、及猿樂人數輩、日夕奏技、並為消日之具、
王好猿樂、不徒觀聽、亦親為之、猿樂人自卑賤、起為中郎者、百餘人、有拜朝散大夫者、國初以來
所未有也、
王好奢華、好施予、日賜群下不貲、久之、內府且匱乏、有司愛之、列相或諫之、王曰、余王海內、他無

黑田信濃守直
相、黑田美濃守
成住

牧野備前守成
春柳澤出羽守
保明、東吉田三
河、大久保加賀
守、忠明、木一本
作不
北見若狹守重
政、桑名侯松平
越中守、金森出
雲守、賴時、鹽一
作惣々、侯加賀
侯松平、飛騨守
利重、細川和泉
守、有孝、池田丹
後守、輝、藤、南、部
近江守、直政、酒
井、左衛門、尉、忠
直、奧平、美、作、守

所樂、唯賜群臣、是吾樂也、卿等無復言之、其至性乃爾、初、牧野成貞為館林相、秩三千石、及王承
大統、成貞從入、遂侍中、王寵之、封關宿侯、累增秩至七萬三千石、禮傾列相、王數過其邸、賜及家
人、成貞之妻、卑賤之女、少侍太后、以太后之命、適成貞氏、及成貞封關宿侯、妻為夫人、無子、有一
女、乃乞故館林相黑田直相之子、以為嗣、名曰成住、以女妻之、王之過其邸也、見成住之妻、而悅
之、因戲之、成住聞之、悲甚、遂自殺、妻亦病之、因得麻疾而死、關宿侯亦必非王所為、乃與夫人議、
不復乞養人子、王與太后更言之、對曰、臣前乞養人子、無祿、不得其死、臣女亦不幸病死、是天絕
臣後也、雖有主命、臣豈可逆天重求、為後者哉、敢辭、太后見關宿侯夫人亦數言之、對如關宿侯
關宿侯夫人之兄子、先為僧、隆光弟子、在護持院、未滿頭髮、於是、太后奪之以予關宿侯、王從而
命之、關宿侯辭、不獲命、遂受以為嗣、名曰成春、當此時也、王甚寵柳澤保明、關宿侯知其將、迫已
稱病告老、自號大夢居士、成春繼立、徙封東吉田、因增秩為八萬石、成貞既老、在城東別業、王亦
過焉、待其病間、遣使召之、燕見優禮待之、後以為常、同時前列相小田原侯忠明亦老、自號曰木
入居士、與大夢同召見、侍燕優禮亦如之、

北見重政以騎郎給事中、王悅之、累增秩至二萬石、賜爵列侯、侍中位、亞牧野成貞居三歲、坐事
獲罪、幽于桑名侯國、瘞死于幽所、無後、
飛騨侯賴時侍中、忤旨、徙封上山、惡地也、飛騨國除為州、
王好男色、自外諸侯以下、至朝士大夫、及吏卒家人子弟、苟有姿色者、皆入侍中、如惣子侯利重、
肥後子侯有孝、備前子侯輝、藤、南、部子侯直政、莊內侯忠直、宮津侯昌章、長岡侯忠長、松本侯忠

三

昌章、牧野駿河、守忠辰、水野出、羽守忠周、本多、下總守康命、太、田攝津守資直、藤井隱岐守茲、親、松平伊賀守、忠德、松平右京、大夫輝真、井伊、伯耆守直朝、堀、美作守親常、稻、垣對馬守重富、森川出羽守重、令、柳生備前守、俊方、鍋島紀伊、守元、武、松平越、中守定重、少府、郎、御小性、松平、紀伊守信庸、黑、田豐前守直重、小笠原大膳太、夫長胤、小笠原、信濃守長圓、松、平伊豫守綱政、松平土佐守豐、昌相馬彈正少、彌昌胤、田村因、播守建顯、南部、遠江守直政、本、莊伯耆守宗俊、增山彈正少彌、正利

女上一本有一
甲斐守安暉、刑
部少輔經隆、式
部少輔時陸、丹
波守保教、彈正
少彌保經

輪王寺宮公辦
新王

周、應所侯康命、田中侯資直、津和侯茲親、飛騨侯賴時、磐桑侯忠德、壬生侯輝真、懸川侯直朝、飯田侯親常、菊谷侯重富、生實侯重令、柳生侯俊方、百以色、其無色而侍中者、如肥前子侯元武、桑那侯定重、篠山侯信庸、數人而已、柳澤保明、黑田直重、皆自少府郎、以色幸、卒爵列侯、保明封河越、後徒、峽、直重封下館、他以色愛、幸得、祿位者、不可勝計、外諸侯多倣之者、皆比頑童、中津侯長胤、以所愛秋元孺子為、大夫、以亂國政、大夫飼犬子去之、他國、王詔幽、長胤於其宗國小倉、立長胤弟長圓、因削其地之半、

王好祈禱、禱祠、僧道巫祝、應徵進、其方者甚多、造佛寺、修神廟、遠近不絕、

王好修造、殿與土木、令諸侯、供工役、動輒費、數萬金、

王好禮樂、諸侯以下倣之、洋洋其聲、盈溢于城市、家人子弟、競學習、以求仕進、雖士不耻、與穢樂人比、况其下手、諸侯唯備前侯綱政、土佐侯豐昌、中郵侯昌胤、一關侯建顯、八戶侯直政、好雅樂、王在藩時、辟其、舅本莊宗資、命為、騎士、秩八百石、及王即位、累增、秩至、五萬石、封為、空、間、侯、侍中、後復益、二萬石、太后假父宗利、有子、名道芳、賜爵、列侯、秩萬石、宗資之長子宗俊、有二子、長曰宗信、少曰宗春、宗春亦賜爵、列侯、秩二萬石、封為、丹生侯、外戚之盛、國初以來所未有也、老成人曰、昔者莊王之母、賤人之子也、其父先犯、禁刑死、莊王即位、賜其、舅增山正利、爵、列侯、秩二萬三千石、封為、下館侯、外戚之寵、自此始、慈王之寵、母家、可謂、倣、尤矣、漢元帝封、王氏、五侯、君子過之、我日本外戚、一姓三侯、可、不謂、過乎、其後、丹生侯薨、無嗣、以宗俊之少子宗長為、後、少天無後、國除、柳澤保明、自王在藩時、近侍左右、及王即位、為、少府郎、王甚愛、幸之、累增、秩、遂封、為、列侯、侍中、位

亞爾宿侯成貞、權傾、列相、王數過、臨其邸、賜及家人、元祿七年、封河越、秩六萬石、王又愛、壬生侯輝真、累增、秩、徙封高崎、王又數過、其邸、賜及家人、王令河越侯、以其妻親屬女、妻輝真、後數歲、關宿侯成貞告老、河越侯保明、在中專權、如丞相、高崎侯輝真、副之、河越侯好內、妻折井氏無子、姬妾十餘人、更生子女五男、長曰安暉、次經隆、次時陸、次保教、少保經、初王過、河越侯邸、河越侯見其美人焉、王悅、安暉之母、頗狎之、既而生安暉、河越侯微言、其子不似己、以誣王、王亦未甚拒之、以為儻有之、自是視安暉如子、河越侯則不敢子視之、及其長也、不為置師、傳王數召見而賜飲食、及賜金帛器玩、動直千金、在朝士大夫畏而事之、猶王子、自宗室諸侯以下、至吏民、間遊日至、安暉性、慤、加以侍王寵、嬌恣、人或說河越侯、使為、擇師、傳、河越侯曰、子言誠善、然安暉非吾所能教訓也、人聞之、愈益疑安暉非河越侯子云、

王以丙戌生、關宿侯成貞、以甲戌生、河越侯保明、以戊戌生、世謂之三頭狗、

王好鬼神、最畏神祖、于時、皇子釋公辨、以寬永寺住持、典祠、日光山陵寢、王尊敬、皇子尤甚、敬延、請之、為、張宴樂、間以金帛珍寶百兩、玩器、每、數百、數、賜、及從者、王曰、煩、皇子、善為、寡人、祭、使神祖、饗、其每有事於陵寢、王在東都、不能自安、以待有司之報書、至曰、禮成無故、則喜解、憂、如聞有風、雨若他故、不克成禮、則懼、

王所徵、使近侍者、自儒士、猿樂人之外、平安北村季吟、以為和歌、徵住吉廣純、以善畫、徵、並給事中、又徵、伶工四人、狛高規、吹笙、秦兼種、吹竽、桑兼竹、吹笛、泊近方、吹笛、並給事中、

釋從彦、以持律、聞、王召見而奇之、賜之地於湯島里、令建寺焉、號靈雲寺、且賜田祿、後數召見而

問法焉

王悅增上寺住持釋了也。敕召見而事之。又敕過臨其房。賜及其徒。詔以了也為大僧正。從是住持增上寺者。皆為大僧正。王又悅金地院住持釋崇寬。敕召見。敕過其房。賜及其徒。及沒諡。佛慈普濟禪師。釋英岳。前往和州長谷寺。既老而來東都。王召見而悅之。養以糜米。賜之地於湯島里。令造菴焉。賜號進休菴。英岳日入侍。王聞王亦過臨其菴。釋寂仙。前往平安黑谷金戒光明寺。既老而來東都。寓於幡隨意院。王聞其多學也。召見而悅之。數有問焉。欲使其住增上寺。而未果。會王殂。寂仙亦尋沒。

滬侯水戶公

阿部豐後守正
武戶田山城守
忠昌土居相摸
守政直松平伊
賀守忠德

王不好田獵。而好宴游。其行所過。僧院則寬永寺。增上寺。護持院。金地院。淺草寺。護國寺。進休菴。臣下之家。則關宿侯成貞。河越侯保明。高崎侯輝貞。笠間侯宗資之第。凡此皆歲數過。他過滬侯。紀侯。豐侯。滬侯。各一次。過列相小田原侯忠朝。忍侯正武。佐倉侯忠昌。土浦侯政直。侍中上田侯忠德。各再次。王不好飲酒。凡所過。隨就位先為陪從。及主家親說。經一番。次命主人說。次命主家子弟及儒臣說。皆有賞賜。說經畢。侯戲舞一番。次命主人舞。次命主家子弟舞。或命陪從者各奏其技。賜資無算。衣物金帛器玩。大率直數千金。家人子弟共受恩澤。主家享獻亦直數百千金。盡歡而罷。或歸用火。王好年少。近習率以色進。郎中數十人。其所親幸者。二十餘人。寄在河越侯邸。其舍如侯家人。或有妻。或未室。平日自下直。至上直。起居飲食。學習作事。皆有法制。不得有變。河越侯令近臣四人。更監察之。郎中家相具注記而待夕。因四人者。上之河越侯。郎中有初瘠而後肥者。河越侯命有

內藤丹波守政
森水野隱岐守
勝長本多伊豫
守忠純外山宰
相子壹枝守資
親前田信濃守
賢長押小路宰
相子隱岐守玄
長

司。謂其人。誠發其不得自恣如此。凡郎中不問宮城內外。行不得顧視。在道不得與人言。雖諸父昆弟。不得數相見。及通香問。以列侯為郎中者。前後二三十人。於中屬河越侯者三人。曰安中侯。政森。結城侯勝長。西臺侯忠統。以皇人子為郎中者三人。曰長澤資親。前田賢長。前田玄長。皆在河越侯邸。其餘朝士太夫。及陪臣處士之子。苟有姿貌者。不問種族。輒召入云。古先天皇陵。墓散在遠近諸處。歷年之久。毀壞者十九。樵蘇憩焉。牛馬牧焉。曾不知其為可畏。或至於失其處。而莫識者。君子痛焉。人或以告王。王甚憫之。元祿中。命有司修之。增封其冢。正其兆域。辦之屏之。耕牧者不得侵之。其莫識其處者。博士考諸史傳。有司訪諸父老。必取其有支證者。然後因其故丘。修築之。歲餘畢功。加茂廟者。平安大祀也。每歲四月丙次祭之。天皇遣使享獻。其禮甚大。自皇家衰微。大祭廢三百餘年矣。王命復之。博士祝士考其禮。元祿十七年始行事。平安之西有佛寺。號大通寺。祀六孫王。源經基。祀廢久矣。元祿中。住持僧南谷來東都。因河越侯保明。上書奏聞。王乃命有司。新其廟。廣其區域。置之祭田。九月十日祭。以盛禮。王之典禮。此二事其最大者。故事。王即位。必謁日光山。陵寢。憲王立數歲。及元祿中。詔列相議。日光之行。先是王嘗修且好興。府藏殆空。用度不足。浪蕪廢府二城。皆有神祖所藏金數鉅萬。後先輸諸內府。王畢用之以濟其欲。於是王府遂空。列相奏言。殿下日光之行。法費用十萬金。而今府藏空竭。無以供費。未可以有行也。王泣曰。吾有海內。而不得有數日之行。焉用王為。因減飲食。弗樂。列相及侍中諸大臣皆病之。時忍侯正武為計相。召大農度支官長以下。而問足用之術焉。大農藤原直秀對曰。

阿部正武計相
勝手方老中

新原近江守行
下一本有之
一作色

○元字金

計吏、勘定役、總
計官、勘定奉行

松平陸摩守綱
貴

道義、足利義滿

海內見行世幣，既有其數，不可遽殖，莫如和劑他物，以爲貨幣，無取益於原材，而其數倍，故爲之便矣。忍侯曰：善。遂奏請造貨幣，報可。於是下局務造貨幣，慶長中所造金銀二幣，皆純金。至是和金以銀銅和，銀以銅錫，皆半原金。大板、小板、方金、形及重，皆如故。錠銀碎銀，形皆如故。並款文曰：元故俗謂之元金，別造小方金，形如故，方金而重半之。款文曰：二朱。十年始行，新幣直皆如故。日本造惡幣，此其始云。既又鑄銅錢和銅，以鉛錫及搗散陶器爲末，以糝之。文依猷王寬永中所鑄錢，曰寬永通寶，而形小焉，重六分強，與寬永錢並行。列相或言：錢薄小且惡，直秀曰：幣者國家所造，雖以瓦礫代之，而且可行。今所鑄銅錢，雖惡薄，尙勝於紙鈔，可遂行之。在朝莫敢難之。自有銅錢以來，未有若是之惡者云。於是王府復充實，列相省覽相慶曰：自先朝未開，王府多金如此，因增直秀秩以賞其功。直秀者初爲計吏，歲俸米百五十石，數爲王家贏利，以功累遷，爲總計官，拜朝散大夫，賜田祿，累增秩至三千五百石。

初猷王用僧天海之言，建寬永寺於忍陵，以擬平安比叡山，故號曰東叡山。先建法華常行二堂，欲建根本中堂及文殊樓而未果。猷王殂，莊王幼冲且多病，未及繼先志而殂。憲王立有志於奉先，元祿十年，遂詔有司修造寬永寺命。薩侯綱實助工役，新建根本中堂及文殊樓，宏麗無比。越明年成，山城天皇遣使賀之，且內賜扁額。八月，皇使先來，九月甲戌，落之。王與皇使臨焉，萬舞九奏，如室町王道義落相國寺塔，儀明日諸侯群卿大夫士咸朝而賀之。丁丑，天皇所賜之額乃至，未到寬永寺，都下姬門外街上失火，時南風烈，火及寬永寺，莊王圍寢，親王釋公辨房，並罹災，中堂及文殊樓幸而免，是災也。火起於巳時，止於翌日雞鳴，凡延燒方二十里，時人謂之中堂之火。

松平安登守綱
長

○酒稅

有識曰：昔室町王道義造相國寺於平安，建塔焉，既成而落，以盛禮，上皇親臨，天皇遣使賀之，無何相國寺火，時人以爲天災，今中堂之火，豈亦其類邪？於是王詔有司再造，莊王圍寢，命薩侯綱長助工役。

元祿九年，因國用不足，初稅酒家，由是酤酒增原價之半，酒家皆私釀以占其利。十二年八月辛亥，夜大風，拔木發屋，冬關東饑，太倉米每七斗直小板一金，自是連年穀不熟，米價彌貴。十三年，太倉米每六斗直小板一金，王乃下詔，令酒家減釀本，用米不得過五分之一，於是酒價彌貴，而私釀彌多，有司遣吏行都鄙酒家，酒家皆匿私釀，且賂吏以求免，誅也。有致富者，酒家亦多利云。十四年冬，關東饑，途有餓殍，王詔有司造廬舍於御殿渡東三里，靈山寺側爲粥，以食餓者，人一合米，至明年春而止，民亦能不餓。

元祿十六年十一月乙丑，雞鳴地震，東部方三百里，王城樓益諸門，壞者十六七，諸侯以下邸第垣屋，無有完者。國初以來地震，未有若是之甚者云。是日王詔列相有司修城，命大小諸侯助工役，凡三十餘，諸侯奔命，是月辛未，滬邸失火，延燒方二十里，兩國橋焚，避火者不得過，墮水而死者七八百人。初地震大動三，復荐動，日夜凡六七十動，經久不止，家人老弱有暴露於外者。至明年春，一日猶十餘動，半歲乃止。小田原城因地震壞，城下民家火，城焚海溢，房州破千餘家，死者數千人。先是新幣行而王府充，王乃詔列相議日光之行，至是復廢，後遂不果行。明年改元寶永，因地動之災，國用不足，於是廢元祿銀幣，更造惡幣，寶永中凡三改之，每改益加以他物，款文曰：寶有二寶三寶四寶至四寶，原銀存者四之一，往者元祿新幣特色，薄無光耳，至是其色黑黯，如

○寶字銀

給且生赤繡公家雖行之以故直而民間則以五之一行之元祿以來諸侯漸貧國用不足仰給商賈者不啻小侯於是私造銀鈔以足國用者十六七王亦不問

于一作千

秋元但馬守喬 朝松平下總守 忠雅松平丹波 守光永京極若 狹守高或龜井 隱岐守義禮池 田內匠頭政倚

寶永四年十月壬午地震駿州以西攝州以東遠州海濱壞新井白菅二驛居民皆上丘陵而免是月辛丑日映富士山發火相武二州雨沙土及灰方三百里數日而止沙土積深者平地數尺田皆爲所埋王詔有司令郡國每秩百石出金二兩以賑相武二州窮民且大興役以爲二州除灰沙其深厚不可除者移其民於他處凡其田永荒爲不毛之地者若干方頃先火之發也有聲如雷少焉天陰晦冥如黃昏雨黑灰如霜人未知其所以也行道者或張傘或戴笠婦女恐怖掩耳閉目居一二日乃稍々聞知其所由云寶曆百年來所無之災也

秋原直秀請鑄大錢徑一寸二分重當寬永二錢二分文曰寶永通寶背郭有四圓凹內款永久世用四字一錢直寬永十錢寶永五年錢成民甚不便商賈不取王詔有司不便大錢者抵罪商賈不取者人得告官三合五申民愈益不便人亦莫敢告官錢益不行以終王世文王立而大錢遂廢

五年三月乙酉平安火天皇宮太上皇宮皇太子宮皆災王詔列相河越侯喬朝營築三宮命福山侯忠雅加納侯光永圓龜侯高或津和侯茲親備前子侯政倚助工役

淺草川舊有二橋各長數十丈一曰仙壽橋在仙壽驛二曰西國橋言跨武總二州也元祿中王詔於西國橋下流更造二橋一曰新大橋在西國橋南里餘二曰永代橋在新大橋南里餘港口

永井信濃守尙 長內藤和泉守 忠勝酒井日向 守忠能真田伊 賀守信利那須 遠江守資那鳥 居兵部少輔忠 常松平日向守 忠之北松山備 中水谷出羽守 勝賢本多飛騨 守重益小出右 京太夫吉英水 野松之丞勝峯 森美作守長成 伊丹兵庫頭勝 乘淺野內匠頭 長矩西鄉越中 守治員織田伊 豆守信武小笠 原修理大夫長 胤松平佐渡守 忠充丹羽和泉 守氏音井伊伯 齋守直明松平 齋津守義行松 平出雲守義昌 松平內藏頭賴 職松平刑部太 輔賴元松平播 磨守賴隆

橋之東南曰永代州故名也舊以舟渡行人二橋成而民甚便之城南三田鑿新渠以利漕運士民皆悅

王於諸侯能用其威終王之世大小諸侯或有罪或無嗣或失心亡國絕世者甚多宗室則越後侯光長二十五萬石其他宮津侯尙長七萬石鳥羽侯忠勝三萬石田中侯忠能四萬石沼田侯信利三萬石參政稻葉通秀二萬石鳥山侯資抵三萬石侍中北見重政二萬石高遠侯忠常三萬石石河侯忠之八萬石北松山侯勝賢五萬石圓丘侯重益四萬石出石侯吉英五萬石福山侯勝峯十萬石美作侯長成十八萬石伊丹勝乘萬石赤穗侯長矩五萬石此皆國除其他諸大夫以下秩不滿萬石者不可勝數諸侯有罪削地徙封若貶爵秩者宗室則越前侯光通五十萬石削其半姬路侯直矩十五萬石削其半收姬路城而徙封日田其他本多忠尙萬石削三千石而除侯籍白川侯忠弘十五萬石削五萬石徙封山形西鄉治員萬石貶其半秩而除侯籍宇多侯信武三萬石削萬石而徙封柏原中津侯長胤八萬石削其半長島侯忠充萬石貶其半秩收長島城而除侯籍盤郵侯氏音二萬石削其半秩收盤郵城而徙封頸城懸河侯直明三萬石削萬石收懸河城而徙封與板此其大略也於中或既奪而復予之或國雖除而以特恩立後有記者亦不少云

王好富貴人樂於與人祿爵終王世封侯益地增加秩祿者不可勝數宗室則缺公綱豐原秩二十五萬石增十萬石瀧公光國原秩二十八萬石增七萬石封瀧公光友庶子義行義昌紀公光貞庶子賴職賴方爲列侯秩皆三萬石封瀧公賴房庶子賴元賴隆爲列侯秩皆二萬石封賴雄

忠清一作尙清

少府郎小性

東吉田三河

鴻臚寺行

騎郎將大番頭

謁者奏者番
大坂副留守大
番加番

西龜山丹波松
平伊賀守忠德
輝貞
右京大夫

戶田山城守忠
尚小笠原佐渡
守長重三浦壹
岐守明敬

加藤佐渡守明
英安藤對馬守
重博西松山備
中稻垣對馬守
重富本多彈正
大彌忠晴伊達
近江守宗利南
吉田豫州酒井
雅樂頭忠家酒
井下野守忠寬
鳥居兵部少輔
忠常

爲列侯秩萬石其他松平忠清以白川侯忠弘義子封爲桑折侯秩二萬石越知清武以實峽先
公綱重之子封爲館林侯秩三萬四千石本莊宗資以外戚封爲笠間侯秩五萬石後徙濱松增
二萬石宗資之孫宗長別封爲丹生侯秩二萬石本莊道芳以與太后同姓封爲高富侯秩萬石
柳澤保明以嬖倖起少府郎封列侯秩十五石初侯河越後徙峽北見重政黑田直重亦皆起
少府郎封列侯秩皆二萬石直重侯下館收野成貞自館林相入侍中封關宿侯秩七萬三千石
成貞告老養子成春嗣徙東吉田增七千石御史坂本正次原秩二千五百石爲鴻臚封列侯秩
萬石無何有罪奪所增秩除侯籍侍中稻葉通秀原秩五千石爲參政封列侯秩二萬石騎郎將
本多正重原秩七千石爲謁者兼鴻臚封列侯秩萬石後爲參政爲列相累增秩至四萬石侯沼
田侍中內藤正勝原秩六千石爲大坂副留守封列侯秩萬六千石侍中米倉昌尹原秩八千石
爲參政封列侯秩萬三千石戶田忠利以峽相徙峽公入西城侍中封爲足利侯秩萬一千石侍
中大窪敦寬原秩六千石爲參政封列侯秩萬一千石此皆新封爲列侯者也其舊諸侯以勳勞
若因徙封增秩者安中侯正俊原秩四萬石徙封古河前後增秩九萬石西龜山侯忠德原秩三
萬八千石徙封盤築又徙出石又徙上田前後增秩二萬石壬生侯輝貞原秩三萬二千石徙封
高崎前後增秩四萬石田中侯政直原秩四萬石徙封土浦前後增秩三萬五千石佐倉侯忠朝
原秩十萬三千餘石徙封小田原增萬石忍侯正武原秩九萬石增萬石盤築侯忠昌原秩六萬
五千石徙封佐倉增萬石東吉田侯長重原秩四萬五千石徙封盤築前後增秩二萬石谷邸侯
喬朝原秩萬八千石徙封河越前後增秩三萬五千石壬生侯明敬原秩二萬石徙封延陵增三

千石水口侯明英原秩二萬石徙封壬生增五千石高崎侯重博原秩六萬石徙封西松山增五
千石鳥山侯直教原秩三萬石徙封赤穗又徙飯山又徙盤築增三千石刈谷侯重富原秩二萬
石徙封鳥山前後增秩萬石相良侯忠晴原秩萬石增五千石宇和侯宗利原秩十萬石先是分
三萬石而封其弟宗純於南吉田元祿中增宇和侯秩三萬石復原秩萬梁侯忠家原秩十五萬
石先是分三萬石而封其弟忠寬於伊勢崎元祿中增麻梁侯秩三萬石復原秩源光長失越後
侯後數歲召還復爵位爲列侯給食米三萬石世子綱國先卒元祿十二年王命光長取白川侯
直矩次子長知以爲嗣因封津山秩十萬石長知者光長從父昆弟之子也於是改名宜富源忠
常失高遠侯長子忠救徙頸城秩萬石元祿八年徙封水口增萬石此皆列侯原秩萬石已上而
更增秩者也如其朝士大夫秩不滿萬石者以勳勞思澤增秩則無虛月不可枚舉
寶永元年十二月立峽公綱豐爲太子令居西城初泥公光友者王從叔父也王姊適焉生世子
綱誠紀世子綱教者王從祖昆弟也王女適焉無子峽公綱豐者王兄子也王年過五十而無子
宜立儲貳然王欲取紀世子則恐峽公與泥世子怨之是以猶豫未果至元祿寶永之際也泥夫
人薨紀公老世子嗣立尊紀太公及嗣君皆薨王又驚於地震之災以爲他變亦不可測也於是
乃果徵峽公立以爲太子更名家宣時年四十三太子雖立而不深喜知其非王本意也
王寵河越侯保明日滋甚數增秩至十一萬石賜國姓爲松平氏故事大國之君王賜之名以其
二名之一比之兄弟也於是賜河越侯名曰吉保尋又賜騎從荷假月刀賜乘轎入平川門至廚
門又賜河越侯長子安暉名曰吉里及峽公入西城乃更封吉保爲峽侯增秩四萬石與故所食

東金澤武藏

五城五丸

治裝一作貽裝

德王古德公秀忠

廟堂和泉守高久

共十五萬石實二十餘萬石云詔書曰、峽國者舊為我兄弟之國是以臣下不得有之惟吉保侍中三十年忠貞冠古今不可以不賞其以峽高麗八代高梨三郡之地封吉保為峽侯、峽侯侍王、燕間數言其長子吉里非己子王亦不敢詰因視吉里猶子時人曰王之寵峽侯所以寵其子也、峽侯夫人折井氏無子妾所產有五男一女長子吉里次經隆次時隆次保教次保經王命峽侯分封經隆時隆立為列侯秩皆萬石保教出嗣東金澤侯為米倉氏二女其一許土浦侯政直嫡孫定直定直早卒峽侯女亦夭其一適安中侯政森峽侯夫人私親有二女峽侯嫁之其一適高崎侯輝貞其一適下館侯直重峽侯為長子吉里娶麻梁侯忠舉女先是王遠麻梁侯至是乃善視之王有內嬖三人其一小屋氏寵貴並后其宮在五城號曰五城夫人其二藤氏稱大佐其三亦藤氏稱新佐並皇人子也大佐有姪在宮峽侯嫁之小田原侯忠增世子忠郁治裝費數千金大佐德、峽侯數稱之王前且愛峽侯世子吉里日夜發於言語欲王悅之也昔者德王次子忠長侯駿而并、峽秩百萬石、峽山國也駿州瀨海有魚鹽之利焉故峽非并駿不可以為國也、峽侯既有、峽因欲并駿侍王間數言其意大佐從旁贊之、王乃與大佐謀築北城而老焉取吉里以為子使大佐母之使吉里侯、峽駿二州之地而王與吉保娶其養、寶永五年詔有司築北城命肥後侯助工役於是峽侯頗有不軌之心以為王千秋之後嗣王可圖也當是之時大小諸侯大抵無慮事、峽侯而續侯賴常肥後侯綱利備前侯綱政安濃侯高久為其尤、續侯先薨其餘三侯後先進爵、峽侯請也王隨、峽侯邸則特命詣行在所、峽侯以為誠行大事則四侯者可與謀也、王后藤氏見王寵、峽侯父子已甚又知其與大佐謀老於北城欲諫不可是歲冬王患麻疹六年春王疾

文王文章院家宣

監一作鑿

愈乃定、益、峽侯以駿地為秩百萬石、益、封峽侯親屬婚姻其非列侯者增秩以為羽翼正月辛巳宗室列侯群士大夫咸朝賀王疾愈壬午王薨殂二月庚戌藤后殂或曰王既成謀將遂以癸未下詔藤后知之故先期一日因進侯起居手刃成之藤后亦即自殺列相近臣合議秘藤后與以出痘不起聞逾月而發喪云王春秋六十四太子代立是為文王葬憲王于東叡山造園殿焉命肥後侯綱利助工役、築北城故也、野史氏曰憲王者可謂英主哉即位未幾削黜宗室海內震恐諸侯咸服其威終王之世莫敢不共命非英主能如是哉然要其行事崇儒學樂施予立威猛此三者王之善也信佛法近僧道喜禱祠耽遊宴、斷雜戲、比頑童升樂工愛犬馬禁殺生貴婦人寵外戚好奢侈興土木滅諸侯造惡幣、鑄大錢、行銀鈔、變舊制、此數者其不善也、遺後嗣、害亦多、達觀、數十年、德川氏之盛、極於斯而其衰亦始於斯云爾若監古者其漢武帝之儔乎、

文王外記

東武野史訊洋子著

文王者獻王之孫，峽公綱重之子也。初名綱豐，獻王三子，其母皆賤，立長爲太子，名家綱，是爲莊王。仲子綱重，季子綱吉，是爲憲王。獻王殂，時太子甫十一歲，嗣立。仲子八歲，季子六歲，以尙幼故，未得封。莊王即位，乃封二弟爲侯，綱重爲峽公，綱吉爲館林公，秩皆十萬石。後增秩十五萬石，與原秩共二十五萬石。天樹翁主者，德王長女，獻王之姊也。嫁浪華豐臣秀賴，秀賴死，豐臣氏滅，而翁主大歸東都，寡居於麹坊之第。及莊王時，尙無恙。峽公年少，數候姑翁主，翁主使其侍女事之。侍女者田中氏名保良，峽公因幸之，遂有身生子男，時寬文二年四月戊辰也。翁主愛之，峽公夫人藤氏無子，故立翁主侍女爲世子，名綱豐，是爲文王。延寶六年，峽公年三十五，國用不足，因朝見親借金於莊王，莊王不憚，語丞相麻梁侯忠清，忠清以爲不敬，乃遣人，以上旨風峽公，使自裁。峽公薨，綱豐襲封峽公，及莊王殂，憲王立，憫兄故，峽公以早薨，故不得爲莊王之嗣。於是益封綱豐，增秩十萬石，與故所食共三十五萬石。憲王太子緝熙早夭，後不復有子，年過五十，宜立繼嗣。峽公綱豐者，兄子也，親莫近焉。紀世子綱教者，憲王從祖昆弟，而其女壻也。憲王以女壻之愛也，欲取紀世子爲嗣，而惡捨兄子，稍疑未敢發命。僧隆光知之，乃陰以法祝詛峽公，不效。又行巫蠱於其邸，不中。云及紀翁主薨，紀世子尋亦薨。憲王乃決策取侯公爲嗣。寶永元年，峽公年四十三，冬十一月，憲王使中丞相河越侯吉保迎峽公綱豐於其邸，立爲太子，名家宣，居西城。太子前在峽邸，娶皇朝大臣近衛家熙女爲夫人，於是從太子入西城。

天樹翁主，豐臣秀賴室

河越侯吉保徙封峽列相谷郵侯喬朝徙封河越太子之母田中氏生太子後數月又有身峽士有越智清隆者未室田中氏有身之六月故侯公嫁之越智清隆月滿生男後太子一歲名曰清武冒姓越智實峽公子也及太子入西城憲王以清武實太子同母弟首封爲列侯秩萬四千石後累增秩至三萬四千石封館林

太子在峽邸時嬖樂人子間部詮房擢爲郎中欲遂顯用之及入西城因以爲請憲王乃命行郎中令事封爲列侯秩萬石

戶田忠利前爲峽相循謹奉上及太子入西城憲王時賞其勞命增秩與故所食共萬一千石封爲足利侯太子即位進爵爲中大夫

故峽公之葬在淺草里幸龍寺及太子入西城憲王命改葬於增上寺追尊號清楊王因立廟於其側置祭田一如先王廟

初太子之母生越智清武而卒葬於谷中里勇昌寺及太子入西城憲王命改葬於東叡山因立廟開園於其側號長昌院

根津宇右衛門

初故峽公有過峽士根津某進諫弗聽幽憤發病而死峽公後悔而憫根津死或時見怪異衆以爲厲峽公乃與傅相諸大夫議爲立祠於谷中別莊命有司歲時祭之及太子入西城欲新其祠請憲王報可遂命執政有司新根津祠於舊地宏敞莊麗取法於山王廟因置田園巫祝供奉恒祀

寶永六年正月壬午憲王殂翌日癸未太子出令止大錢峽侯吉保免中丞相己丑除燒馬頸毛

恐特又作時
神門神田橋
本多吉十郎忠
孝本多中務太
輔忠貞

禁三月太子即位尊妃藤氏曰后

高崎侯輝貞上田侯忠周皆免侍中間部詮房爲侍中

國朝舊制秩萬石以上爲列侯則賜爵朝散大夫憲王時朝士爲官拜朝散大夫者多於前朝憲王以爲朝散大夫太多故元祿以後凡小侯不有城唯爲中外官者得拜朝散大夫不則終身不得拜朝散大夫文王即位命小侯未賜爵者咸拜朝散大夫遂復舊制

王后父前左大臣藤家熙來王召之也時特作館於神門外而置之三歲遣歸

村上侯忠孝薨年纔數歲法不得立後國除命其支屬共粟侯忠英長子忠貞以舊秩三之一五萬石奉其先祀新封刈谷忠貞年二十歲爲侍中位次間部詮房居二歲徙封古河

元祿以來諸侯奢侈國用不足造鈔代銀其士民皆不便王立出令禁之

王在藩嘗聞元祿寶永間所造惡幣海內百姓不便自入西城益有志復故及承大統首止大錢即位之後乃下執政有司議改幣有司奏言元金所雜銀錫居半今造純金新幣使大小板重加故則海內金幣減其半使其數如故則所補其金將焉取之不如權半其重毋減本數以故便行之民明知純金莫敢不行且絕偽造之姦然後得各處山所出金而漸補其不足以復慶長之舊寶銀去其雜色而純之則新幣之一可以直寶永之二三四民明知純銀亦莫敢不行王從之遂令改幣其金幣小板及方金形如故而薄小款文曰乾故世謂之乾金止小方金其大板金未及改之其銀幣去雜色而純之一如慶長之舊故無款文寶永七年之冬始行新幣與元祿惡幣並行之乾金與元金同直銀則新幣之一直寶永之二三四民間新幣之令下知乾金不久將復

○乾字金

給事中御用御
側編明三宅觀
瀾直清室塙集

慶長之舊復則乾金之二直慶長之一由是稍々賤新幣以爲不便乃物價漸貴

高崎侯輝貞徙封村上間部詮房累增秩至五万石封高崎
王在藩時新井君美以文學掌書記及承大統遂命以文學給事中拜朝散大夫徵選侯文學三
宅編明惣侯文學室直清君美簡之也

造都門於京橋南二里國初以來未立都門於是始造之

中城大願故有掖門兩柱無齣字其制甚質王卽位改舊制新作四脚門彫飾莊麗諸門無比

正德元年冬朝鮮王使趙大億來聘國書稱日本王我始請也王好禮不愛財且欲誇客以國華

故自郊迎至饗食贈賄凡待客之禮有加於前朝前朝饗韓客例作積樂王以爲俗樂不足以樂

大客故命伶人作雅樂万舞客驚歎而深謝大禮初朝鮮王書犯我猷王諱及發書我有司過之

新井君美教之也客謝不敏且曰待歸改之既而復書成以授使者亦犯朝鮮先王諱客亦過改

而授之

北條侯某不愛其民用姦吏聚斂百姓怨之父老數十人來東都侯刻相忍侯正喬出遮道而訴

焉事聞因命忍侯與諸斷獄官雜治獄決北條侯坐不能治其國奪侯及秩万石更賜長子某廩

米三千石國除爲郡

王雖不好學而頗崇儒術以故寵新井君美暇則使君美說經王必著禮服下座而敬聽之

王自習美姿貌好禮惡本朝久廢冠服上下無容儀嘗欲與冠服復古俗因與君美謀之及關大

臣客於東都數延見之而問古禮焉將以斟酌用之作朝儀君美因稍々草之云

近衛家照

王不好田獵遊獵非謁先寢莫出城門唯在藩時銃洲有莊及卽位修之爲離宮歲一過焉耳

王好色多女寵後宮美人以百數其得幸而生子者三人一曰太田氏二曰藤氏三曰勝田氏他

不足算藤后無子王在西城太田氏生男以嫡子禮奉之數旬天太田氏者士之女也稱第一房

尋又藤美人生男亦不育藤美人者其父兄在皇朝爲列卿云稱第二房最後藤田氏生男勝田

氏者其父浮屠元哲奉親鸞教者也僞朝士勝田某之女入仕後宮得幸而生子男稱第三房及

王殂承大統者是子也藤后性和順不妬忌王所幸諸美人皆善遇之

王好內政事之暇盡集宮女於內園而作妓樂翻草拾翠濯舟水戲夜宴於內寢間部詮房皆與

焉及醫藥者數輩侍焉

詮房壯不娶妻亦不畜妾日夜在王宮時一賜洗沐命後宮使女之可者進枕席於詮房次所

詮房有弟四人曰詮貞曰詮之曰詮衡曰詮言詮貞早死詮之詮衡皆爲郎中朝散大夫詮房無

子以季弟詮言爲嗣忍疾正喬請以其叔父殿中騎郎將正房之子妻之詮房因言忍疾以爲列

相

列相土浦侯政直河越侯喬朝參政水口侯忠救皆增秩万石井上正長前爲峽相原秩三千石

從王入西城爲侍中及王卽位累增秩至万石侍中水野忠明爲大坂副留守原秩七千石增秩

五千石與原秩共万二千石

僧義高以妖術祈禳于第二房藤美人及藤美人生子因爲王稱其德王乃召見而許建寺於都

下且賜地於湯島里乃建寺號金剛輪寺造多寶塔尋賜田

三

十一

正德二年十月王有疾弗豫乃立第三房勝田美人所生子為太子甫四歲名曰家繼甲子王殂宗室諸侯咸走入朝列相乃屬宗室諸侯及群卿大夫士而告以王臨終有言於是高崎侯詮房古河侯忠貞傳嗣命新井君美諱之大志在以輔孤子守國家望於諸侯群臣文見史策王又患金幣未復慶長之裔也臨終遺命列相及侍中詮房忠貞於是列相及二侍中因宣口勅遂布命海內十一月葬於增上寺

野史氏曰文王久在藩邸見上政之不善慨焉入為儲貳益有志於善治云及襲大位發號出令施德於海內為民脫桎梏士庶相慶共稱乃歲至若崇儒學修禮備強禁網福遊行罷大錢復金幣止銀鈔皆以厲士紓民此其善者也其不善者喜華靡寵姬妾貴樂入好雜戲蹈前朝之轍而已雖然如天假王數年則朝廷禮備畢服必有可觀者焉庶幾復古何難之有哉惜也年在中身不遠閭房斷與精元奄損天年有似漢成帝實亦蒼生之不幸也

章王外記

東武野史訊洋子著

章王者文王第三子母勝田氏文王后勝氏無子美人太田氏藤氏勝田氏先後生子太田氏藤氏所生皆不育唯獨勝田氏所生無恙正德二年十月文王殂時甫四歲文王臨終立為太子名家繼侍中高崎侯詮房受遺囑輔之當此之時彥根侯直談為丞相土浦侯政直河越侯喬朝小田原侯忠增笠間侯正岑忍侯正喬五人為列相嗣宿侯重之岡崎侯忠之壬生侯忠教松永侯敬重四人為參政皆奉嗣命行官政是以百寮諸司各守其職法合無故構若畫一十二月章王即位尊嫡母勝田氏為太后作宮於西城而居焉號曰天英院陞親母勝田美人為夫人宮號月光院

正德三年三月山城天皇遣使錫王命故事王即位天皇錫命則大國諸侯更享列相以下群卿大夫作猿樂大約三歲訖於是諸侯請享列相丞相列相不聽論諸侯曰文王立四年諸侯享列相載訖未幾不可復行大禮姑舍以待今王重有慶事可矣諸侯喜如受賜因祝方歲

泥紀二公故常更之國於是請留東都護王室也
高崎侯詮房自文王時日夜在王宮非賜洗沐莫敢歸私第文王殂後詮房在公彌堅章王幼在月光夫人所則無晝夜詮房獨從之因通夫人初尚私之後寢發見無復忌憚至若詮房脫公服戴冠帽與夫人共擁爐私語王見之謂傳母曰高崎侯如王矣於是宮闈禁弛男女無別近臣侍臣直宿之所且劔小臣酒掃或見有遺簪珥詮房雖知之而不敢禁之以分謗也王宮內外之亂

井伊掃部頭直該

鑄工坊木挽町
執法目付役

前世所未有也。

月光夫人傳母江島年三十餘美而淫外人與姦者莫知其數屢將宮女淫者遊勾欄因過酒家集戲子而飲宴焉或以厨櫃貯戲子使人扛以入宮匿於房中數日出入縱淫法吏莫敢詰之正德四年二月月光夫人使江島謁文王陵寢於增上寺還而遊鑄工坊戲場遂過酒家宴飲移時及歸內城門已閉告夫人賜引信然後得入明日執法以聞于時列相河越侯喬朝直月乃下府尹及監察官治皆言江島淫行非一日之故自朝士以下諸吏及工匠買豎或私姦或贊成其事者凡數十人有淺深輕重無不連累宜以大小斷其罪自二月至五月獄決囚江島於高遠侯國朝士以下或死或流或奪俸禁錮終身或斥逐沒入家產放宮女數十人斬買豎一人流江島所與遊戲子三人都下爲之向々謗讟日興

王稟性虛弱不耐寒暑月光夫人與詮房奉王遊內園夫人與詮房飲絃歌妓舞移時王有所感胃熱噁惡寒遂奉歸宮裏頭裝衣侍醫進藥夫人命侍女設爐煖炭於室中四隅頃之王流汗煩悶曰謂々出々夫人與詮房復奉以往內園則重感傷遂至病困如是者數矣侍醫山田宗圓驟諫夫人極言其非慈幼之道用是忤夫人因自劾而退王之所以早夭雖曰天命亦可謂夫人與詮房謀滅天之云

國朝歷世必置列相其丞相則或置或不置憲王時拜彥根侯直該爲丞相無何病免尋老文王立復強起之拜丞相章王立直該稱病不朝勳逾時居二歲餘賜告從婦人以往熱海浴溫泉三旬返東都遂乞骸骨歸彥根君子曰彥根侯可謂不忠矣身無伊周之才而以其祖功伐再爲丞

相當少壯時縱不能康濟艱難尙可以竭力於國事不幸有疾邪縱不能出而視事宜臥於邸第而遂死於東都流經一公何不之國彥根侯何去東都爲况歸國乎

正德六年四月己未王殂年八歲無嗣天英院藤太后命列相及侍中高崎侯詮房冊立紀公吉宗爲嗣五月葬王於增上寺

野史氏曰章王立而幼弱侍中詮房相之裁能臨朝然不能聽政列相皆前朝舊臣相與一心協力率由舊章無所變更是以朝野翕然用命莫有叛心古之所謂與民休息者其若斯夫無祿王早夭哀哉文王之仁而無後豈不哀哉

我自刊我書屋

136
211

定價金二拾八錢

明治十三年九月八日出版御届

著述人 不詳

同年同月出版

出版人 甬春山景雄
京橋區西紺屋町九番地

